

4.

星期日畫家發現九份

本業是礦工卻是畫痴的蔣瑞坑，夥伴們皆暱稱他是「繪尪仔仙」。1950年代蔣瑞坑率先發現九份風景之美，當時九份已經金盡，人口外移，但殘存的層疊群屋宛如不規則的積木，遠望非常壯觀，俯瞰又有海岬，這樣的祕境風景，當時卻鮮為人知，是他加入星期日畫家會，每年出品九份風景的油畫，才逐漸廣傳開來。1964年洪瑞麟兼任國立藝專美術科講師，也介紹九份風光給他的學生。不圖名利的蔣瑞坑亦自詡為終身星期日畫家。



【本頁圖】

1990年蔣瑞坑（左）與張萬傳相偕寫生。

【左頁圖】

蔣瑞坑，〈九份〉（局部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5×100cm，1982。

[右頁圖]

蔣瑞坑，〈翹腳〉，速寫、紙，28×22cm，1966。

清苦的繪奘仔仙

「繪奘仔仙」是一般臺灣民眾對坊間畫師的俗稱，當時礦場工人或瑞芳鄉民都還沒有「畫家」一詞之概念，人們對繪畫的觀念僅止於廟宇門神畫匠，或裱畫店兼畫人像的畫工。洪瑞麟老是慫恿蔣瑞坑畫圖不必偷偷摸摸，所以蔣瑞坑更是放膽動畫，從坑內畫到坑外，隨時都在捕捉礦工們的肢體變化。連瑞芳街上也都知道蔣瑞坑這個畫痴礦工，「繪奘仔仙」之名遂不脛而走，畢竟這是夥伴們的戲謔，而不是恭維。但因為他所畫的人物既不寫實，甚至眼耳鼻口也沒有準確交代，或臉部勾勒不清的含糊圖像，大家等於有看沒有懂。

蔣瑞坑，〈放輕鬆〉，速寫、紙，21.5×28cm，1966。





[右頁圖]
蔣瑞坑，〈礦友速寫〉，蠟筆、
紙，27.5×22cm，1962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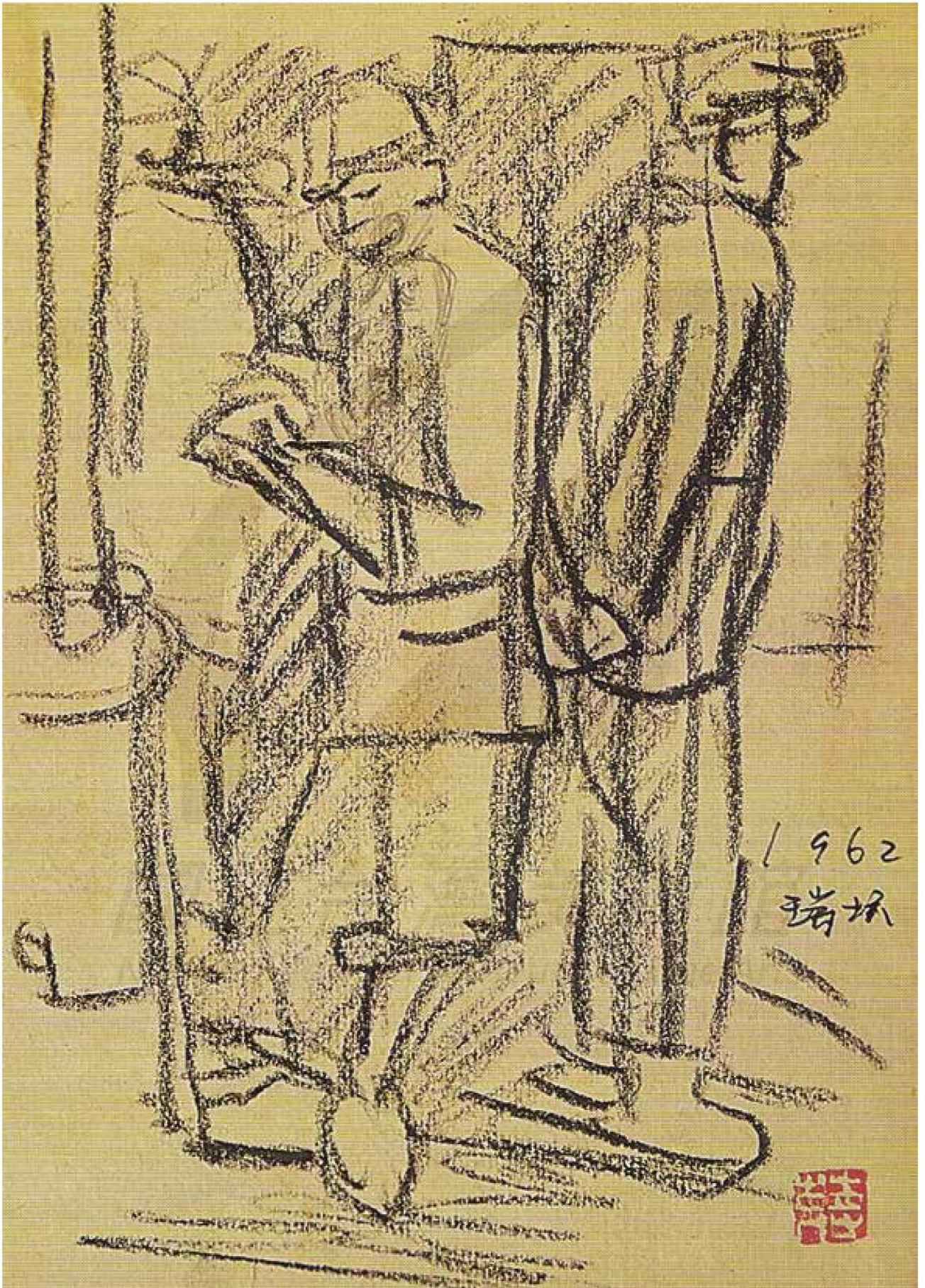
其實這些速寫，都是在地底微弱光線下所作，本來就不易抓到表情，卻也是研究人體解剖學的最佳訓練，進而培養成坑外不同場合的觀察力。蔣瑞坑筆下的坑外工人，是煤炭出坑後整理與歸納作業的人，簡



蔣瑞坑，〈哥倆好〉，速寫、
紙，21.5×28cm，1966。



蔣瑞坑，〈哈拉〉，速寫、
紙，21.5×28cm，1966。





蔣瑞坑，〈坑外工〉，水墨、紙，39.5×27.5cm，1967。

〔右圖〕
魯奧，〈老邁之王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7×54cm，1937。



便的工作服，頭戴斗笠，恰與坑內礦工造形迥異，速寫線條剛硬生猛，極富個性，如此筆法是從魯奧（Georges-Henri Rouault, 1871-1958）那裡學來的。洪瑞麟也相當推崇魯奧，蔣瑞坑成天和他耳濡目染，所以從中拾了點牙慧，從魯奧的繪畫風格中，蔣瑞坑似乎提前預告了往後甚多礦工彩墨和礦工油畫的出典。

沉浸在「繪尪仔仙」歲月的蔣瑞坑，因礦工收入微薄，幾乎不敢有成家的念頭，正好有一位表兄，是臺陽礦業公司菁桐礦場的書記員，在他眼裡的蔣瑞坑，是愛畫圖肯上進的標準青年，有意為他做媒，對象是菁桐友人家中尚待字閨中的千金，名叫李寶珠。這位貧窮到無立錐之地的礦坑小伙子，的確經過岳家的一番考驗，好不容易談成了這樁婚事。1949年，二十七歲的蔣瑞坑終於成家了！

〔右頁上圖〕
蔣瑞坑，〈礦友〉，彩墨、紙，37.9×45.5cm，1962。

〔右頁下圖〕
蔣瑞坑，〈礦友們〉，彩墨、紙，24.3×33.4cm，1982。





蔣瑞坑，〈財明兄〉，油彩、畫布，53×45.5cm，1985。

迎娶當天，男方一行人先從瑞芳轉搭平溪線火車到菁桐，行禮如儀之後，返程也得藉平溪線火車迎娶新娘回瑞芳，當火車駛出菁桐車站之後，一會兒又緩緩在新娘家門口停下來，是為了讓新娘和送嫁親友就近上車，這樣貼心的小插曲，讓日後白頭偕老的夫婦，一輩子永難忘懷。一行人到平溪線終點猴硐，接著還要轉車一站，才抵達瑞芳。那個年代沒有公路直達菁桐，鐵路亦僅有蒸汽火車在跑，憶及當年，還真是一場溫馨有趣、別開生面的婚禮。熬到晚年生活有餘裕，老夫妻結伴搭飛機同赴海外旅行寫生，一幕幕的回憶，雖苦猶甜。

所謂的新房，不過是與礦場毗鄰的一間草寮，就這樣扛起家庭重擔了。其後幾年內，父母年邁，孩子接連出生，食指浩繁，經濟壓力造成蔣瑞坑情緒很難落定，有一陣子他疏遠畫筆，洪瑞麟發現不對勁之後，建議他走向戶外，轉變題材畫風景來提振。1955年到1958年，他們幾度相偕南遊寫生，搭長途列車去過臺南、高雄等地。蔣瑞坑身處有異於潮濕多雨的瑞芳，接觸了亮麗的南臺灣陽光，終於重啟嶄新的視野，對風景寫生奠定了信念。他們連袂走訪臺南開元寺古蹟，體認左營鄉間古樓，尤其對於每天都在礦區簡陋的寮舍、平淡無奇的村屋間打轉的蔣瑞



蔣瑞坑海外街頭寫生，
夫人一旁陪伴。

[右頁上圖]

蔣瑞坑，〈左營〉，彩墨、紙，27.5×44cm，1958。

[右頁下圖]

蔣瑞坑，〈鶯歌〉，水彩、紙，39.7×54.8cm，1959。



蔣瑞坑，〈臺南開元寺〉，彩墨、紙，44×27.5cm，1955。

坑，眼睛突然為之一亮，此後也會自己去鶯歌尋訪窯場，看到宛若擎天一柱的煙囪，畫下稀罕的陶鄉風情，在蔣瑞坑的心目中，簡直就像走到異世界般充滿了新鮮感。

1956年洪瑞麟完成一幅〈礦工頌〉油畫，畫面分割成蜂巢般的坑





〔上圖〕
洪瑞麟，〈礦工頌〉，水彩、紙，畫家多次描繪此題，圖為1960年之版本。



〔下圖〕
長谷川利行，〈西餐廳〉，油彩、畫布，1928。

洞，每坑都有礦工作息姿態組合成一件巨作，它給予蔣瑞坑突發靈感，也來試作礦工油畫，出品才加入僅二年的1957年第3屆「星期日畫展」。

那一年有一位青年劉振源（1931-），在會場駐足於蔣瑞坑畫作前良久，很驚異竟然有人畫礦工，他推測創作者應屬勞工階層的關懷者，一經打聽之下，才知道是瑞芳的礦工蔣瑞坑。劉振源是一個會獨立思考的青年人，並非乖乖牌的順民之流，臺北師範學校藝術科畢業後，因案被牽連入獄達三年之久。1956年出獄後，在臺北想找教職老是碰壁，翌年待業中賦閒，去參觀星期日畫展，看見蔣瑞坑的礦工畫，為之動容，並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1959年劉振源閱報得知臺北縣教育局招考教員，前往報名。其實他本來就是師範科班出身，擁有教師資格，不必經過考試，而且教育局主動直接將其推介予瑞芳國民學校（今瑞芳國小）。開學後與教務主任提起蔣瑞坑其人，沒想到他們居然是舊識，更沒有料到幾天之後，主任已邀蔣瑞坑來校，蔣、劉兩人一見如故，從此經常煮酒論藝。

繪厝仔仙蔣瑞坑，除了洪瑞麟之外，終於初逢繪畫知音。劉振源是一介書生，除研讀文史書籍之外，也從事西洋美術史著作。蔣瑞坑亦從而得識近代西洋畫之流派，尤其對野獸派畫家格外心儀。

劉振源借他一本日文長谷川利行（1891-1940）的畫冊做參考，從來



劉振源所編著的《印象主義》、《立體派》、《抽象繪畫》、《超現實主義》現代西洋美術專書，圖片來源：王庭玫攝影提供。

名不見經傳的長谷川利行，一生潦倒，日子過得如同乞丐，沉醉繪畫又專挑庶民題材，更有以進之的是，他的作品直到去世後才被重新評價，被賦予其逸筆草草的風格，方是藝術的原創力。蔣瑞坑閱讀內文後頗有惺惺相惜的感動，想到長谷川利行的窮日子、孤筆畫痴，與自學保留原創性之理想，不正是自己的寫照嗎？長谷川利行的身世與作品，讓他開竅了！

蔣瑞坑，〈礦友（坑內作業）〉，彩墨、紙，31.8×40.9cm，1967。



終身星期日畫家

礦工油畫被劉振源肯定，蔣瑞坑並沒有因而沾沾自喜，他永遠有一種不自以為是，甚至不在乎的性格。劉振源看到那幅礦工畫的聯展，是1957年第3屆「星期日畫展」，不過那件作品已經失傳，原因是嚴重毀損。早年，油畫布對手頭拮据的蔣瑞坑來說是昂貴的畫材，參加聯展又指定油畫才夠分量，窮畫家變通的辦法，是找麵粉袋釘在木條框上替代畫布，結果都是無法耐久，顏料剝落到不成形之後，就隨手丟棄。其實處在物質缺乏的同年代年輕畫家，都有自己手做畫布的經驗。

從前沒有週休二日，上班族只有星期天假期，「星期日畫家」就是星期日才有餘暇，又有興趣作畫的人，而非專業畫家。蔣瑞坑即自詡為終身星期日畫家，他的本業是礦工，業餘才能提筆創作。像這種業餘性質的星期日畫家，何不也來組織一個小社團，稱做「星期日畫家會」，

第3屆星期日畫展會員合影於臺北市中山堂，左起蔣瑞坑、黃清溪、蔡蔭棠、呂基正、張萬傳、陳錫樞、陳炳沛、邱水銓、陳國寅。



畫會催生者是當時已小有名氣的張萬傳。

1954年，張萬傳擔任大同中學美術老師兼橄欖球隊教練，同年結合洪瑞麟、張義雄、金潤作、廖德政等人組成「紀元美術會」，似乎有意與權威的「省展」相抗衡，正表示他們不與時代潮流為伍，另有更前衛的理念。

大同中學美術教室，有幾位喜愛繪畫的同校別科老師常來聊天，談起紀元美術會創立經緯，也都認同省展不僅門檻高，聽說又有師生傳承之己見，尤其同校老師們都是生澀新手，更別妄想入選省展。張萬傳衝著大家熱烈迴響，靈機一動，建議去找其他業餘繪畫的伙伴，一起來合組畫會。

理化老師邱水銓立刻行動，徵求畫友們的意見，就他認識其他學校



金潤作設計之第1屆「紀元美術展」海報。



紀元美術會會員廖德政（右2）與陳德旺（右1）攝於洪瑞麟（左1）瑞芳家中。

任教的非科班同好七人，於1955年宣告成立星期日畫家會。張萬傳是紀元美術會成員，沒有參加，卻是這個新社團的精神導師。

洪瑞麟知道了星期日畫家會創立宗旨之後，覺得蔣瑞坑真的是極適合參加，一來可以有切磋對象，二來蔣瑞坑的努力理應有個發表的園地，遂催促他一定要加入。創立翌年（1956），在洪瑞麟的推薦下，蔣瑞坑成為星期日畫家會之一員，從此每屆參與，未曾中斷。但仍秉持平常心創作，並不認為自己已躋身畫壇。

星期日畫展的前十年（1955-1965），場地都假臺北市中山堂舉行，那十年間臺北辦畫展最搶手的二個場地，就只有中山堂和博物館騰出的局部空間，卻都非正式展覽場地，所以每逢展出的會場布置，要掛布簾、製作標籤、收件退件等皆全體動員，雖然忙到人仰馬翻，其實大家也是無所求，只希望作品有機會發表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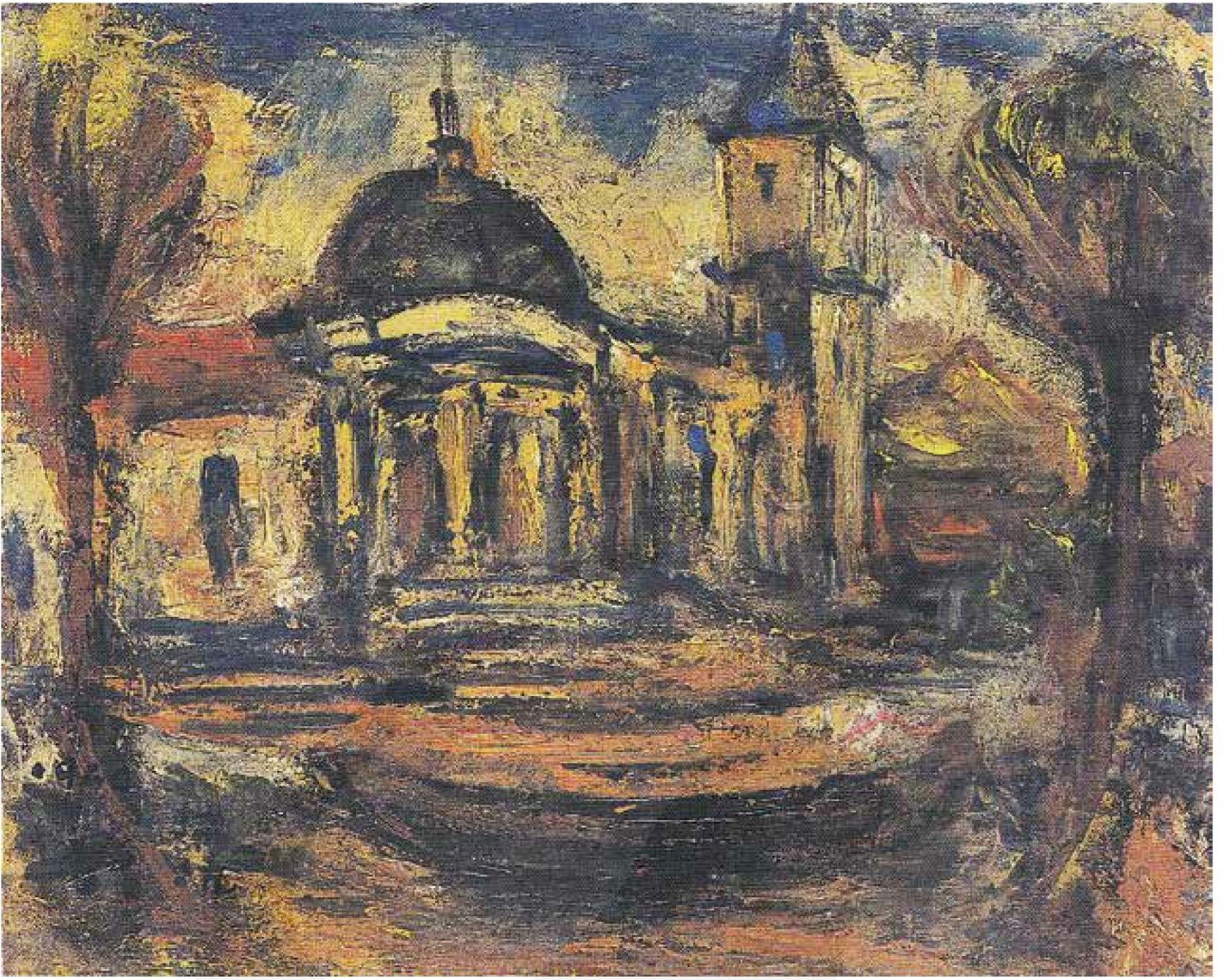
【關鍵詞】星期日畫家會

1955年成立的星期日畫家會，是繼臺灣美術協會第二長壽的民間繪畫團體，至今仍每年持續舉辦聯展。發起人邱水銓（1928-）是大同中學理化老師，創會會員黃清溪是黃清埕的哥哥，也任教大同中學。另有同校教務主任蔡蔭棠、臺北市立商職校長陳光熙、臺北市立女中教務主任陳錫樞及註冊組長陳炳沛，以及新莊信用合作社經理陳國寅等共七人，大家皆受過日本教育，知道日本早就有日曜畫家的業餘觀念，絕不敢掠專業畫家之美。

2001年，星期日畫家會舉行的畫家聯展，總統李登輝蒞臨會場，前排右一為蔣瑞坑，時任該畫會的會長。



2000年星期日畫會展，李登輝總統與會員合影，前排右一為蔣瑞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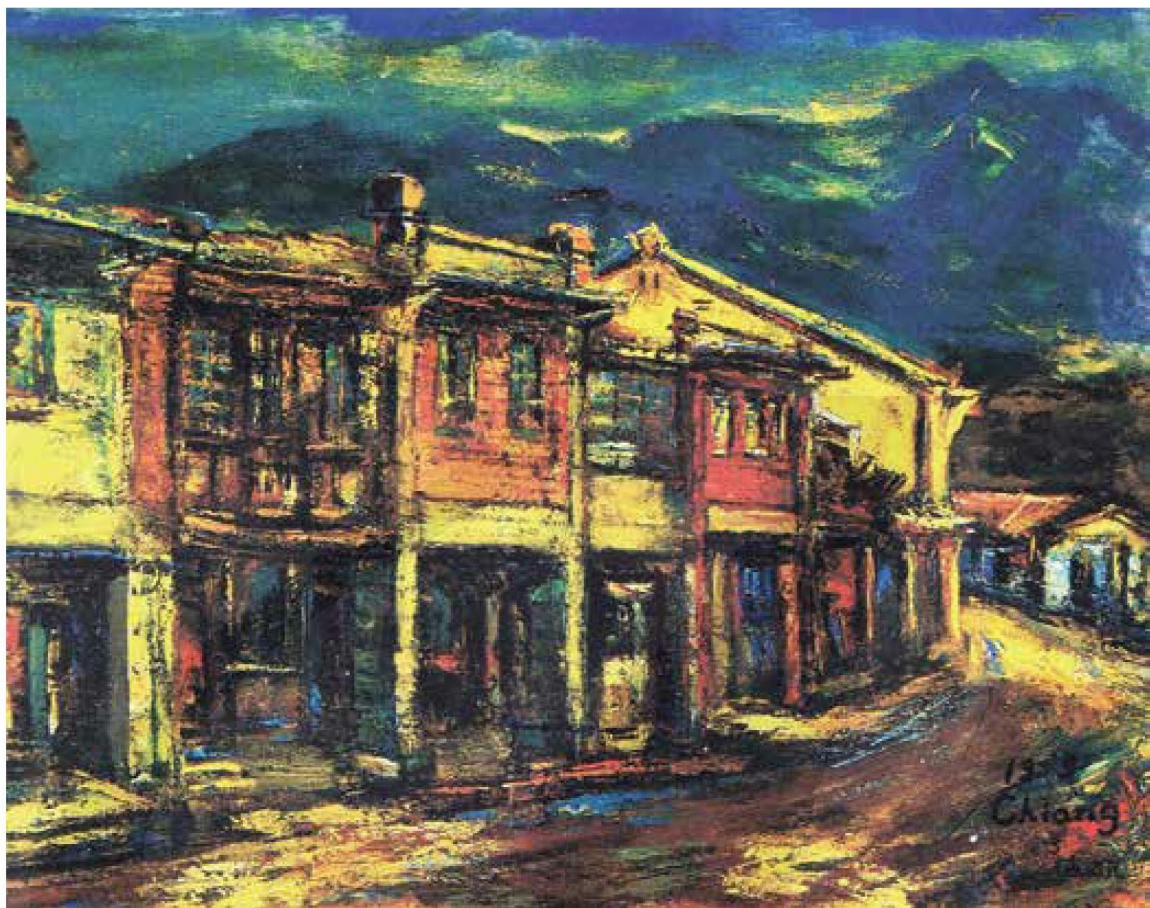
蔣瑞坑，〈基隆舊郵局〉，油彩、畫布，33.3×45.5cm，1960。

參加星期日畫家會對蔣瑞坑創作與最具激化作用的，是會友們不嫌棄礦場簡陋寮舍，特意老遠跑來瑞芳，一起切磋畫藝的熱情。家裡沒有牆面掛畫，牆角則堆滿速寫簿，同道們對他不圖名利，不想做專業畫家的淡泊心態，又只顧默默創作的真情，都非常感動。在知己知彼的互動之下，倍增蔣瑞坑的繪畫動力，也因為加入畫會而擴大了他的人脈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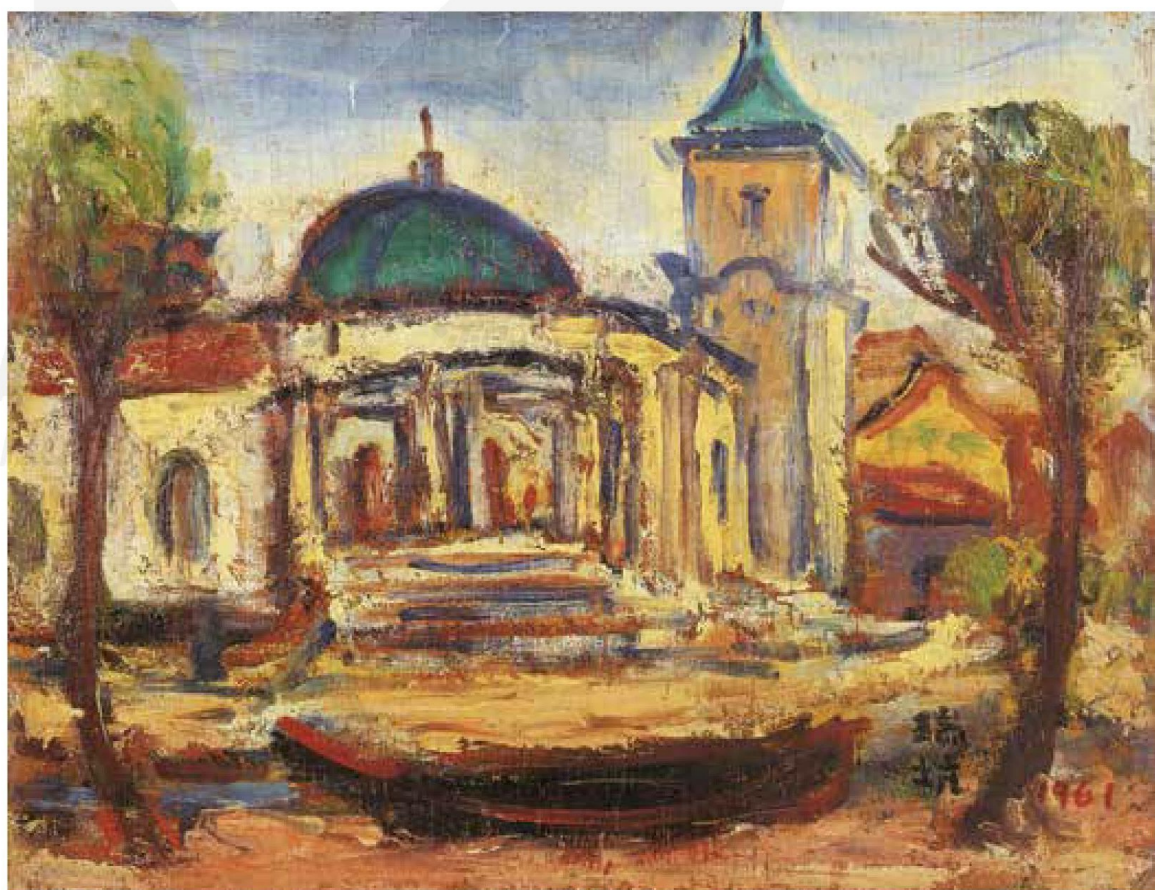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的瑞芳繪尪仔仙，邊做工邊畫圖；有了星期日畫展的發表舞臺，依然認定終身星期日畫家的本位。

逐漸地，蔣瑞坑有踏出瑞芳、尋覓風景油畫的企圖。離瑞芳最近的大都市基隆，有火車直達，往來算是方便。以前也常和洪瑞麟相偕去基隆看船、畫船。有一回，兩人身上只剩下回瑞芳的車資，剛好路過賣燙魷魚的小吃攤，不禁食指大動，乾脆坐下來先祭了五臟廟再說吧！滿足

蔣瑞坑，〈舊瑞芳〉，油彩、畫布，
80.3×100cm，
1979。



蔣瑞坑，〈基隆郵局〉，油彩、畫布，
31.7×41cm，
1961。



口腹之欲的代價，就是多花數小時，一路摸黑走回瑞芳。

〈基隆舊郵局〉(P85)和〈基隆郵局〉是此時期前後的油畫創作，構圖完全相同，應該是照著同一速寫稿，分別畫了二幅油畫。1911年落成的基隆郵便局，原為紅磚建築，卻因空襲損壞，戰後重修全鋪上水泥。蔣瑞坑創作時自行賦彩，前景當年仍是海面，畫上一艘舢舨船。這真實景象是蔣瑞坑在1962年基隆郵局拆建之前，搶救下來的古蹟留影，在歷史意義上彌足珍貴。

剛畫成的古蹟立即被拆除，讓蔣瑞坑有感時代無情，臺灣城鎮街景正迅速變遷中。就瑞芳發展史來看，從內瑞芳移到外瑞芳，1970年代末，瑞芳繁榮中心又轉移至瑞芳車站前的新街，原來公部門機關集中的外瑞芳，竟已被稱作舊瑞芳。時逢臺灣房地產業到處興建新公寓的1979年，蔣瑞坑在瑞芳後火車站一帶，畫下一幅老街街景，果然不出幾年，這種傳統雙層紅磚屋店鋪，全部變成貼磁磚的五樓建築。

發現九份之美

礦工是蔣瑞坑繪畫的起點；九份之美令蔣瑞坑風景開眼。少年蔣瑞坑曾在這座山城拾階上下送報，忍受風雨折磨，過程相當艱辛。當年因還未開始學畫，對習以為常的風景，就沒什麼感受。戰後不久才與洪瑞麟重新踏上久違的熟悉地，哇！山海群屋，每個角度都有全新的體驗。這樣特殊又絕美的風景，沒有人畫過，也表示臺北的畫家當時都不知

蔣瑞坑，〈九份仔〉，水彩，
31.7×41cm，1980。



蔣瑞坑，〈九份之美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8×91.2cm，1954。

道九份在哪裡？

九份鍍金景氣中，市井間流傳著一首諺語：「臺灣吹牛嘸免本，九份仔礦山我有份，顏國年是我的孫，板橋財產還未分。」形容九份亦有人一夜致富的黃金大夢。

1950年代初，九份有過短暫的採金熱，留下來的戲院即是九份最後盛況的紀念遺跡。這段期間，蔣瑞坑發現瑞芳與九份之間的大竿林山腰，仰望層疊群屋盡收眼底，宛如大大小小積木堆疊拼貼的畫面，是蔣瑞坑加入星期日畫家會之前，常到此寫生的取景點，然後逐漸凝鍊出九份之美系列創作之源頭。

1960年代九份金盡，山城開始沒落，人口逐年外移，當地的居民採買皆在瑞芳，唯一一家公路客運也只開到瑞芳。從九份再深入一點的金瓜石，仍在生產銅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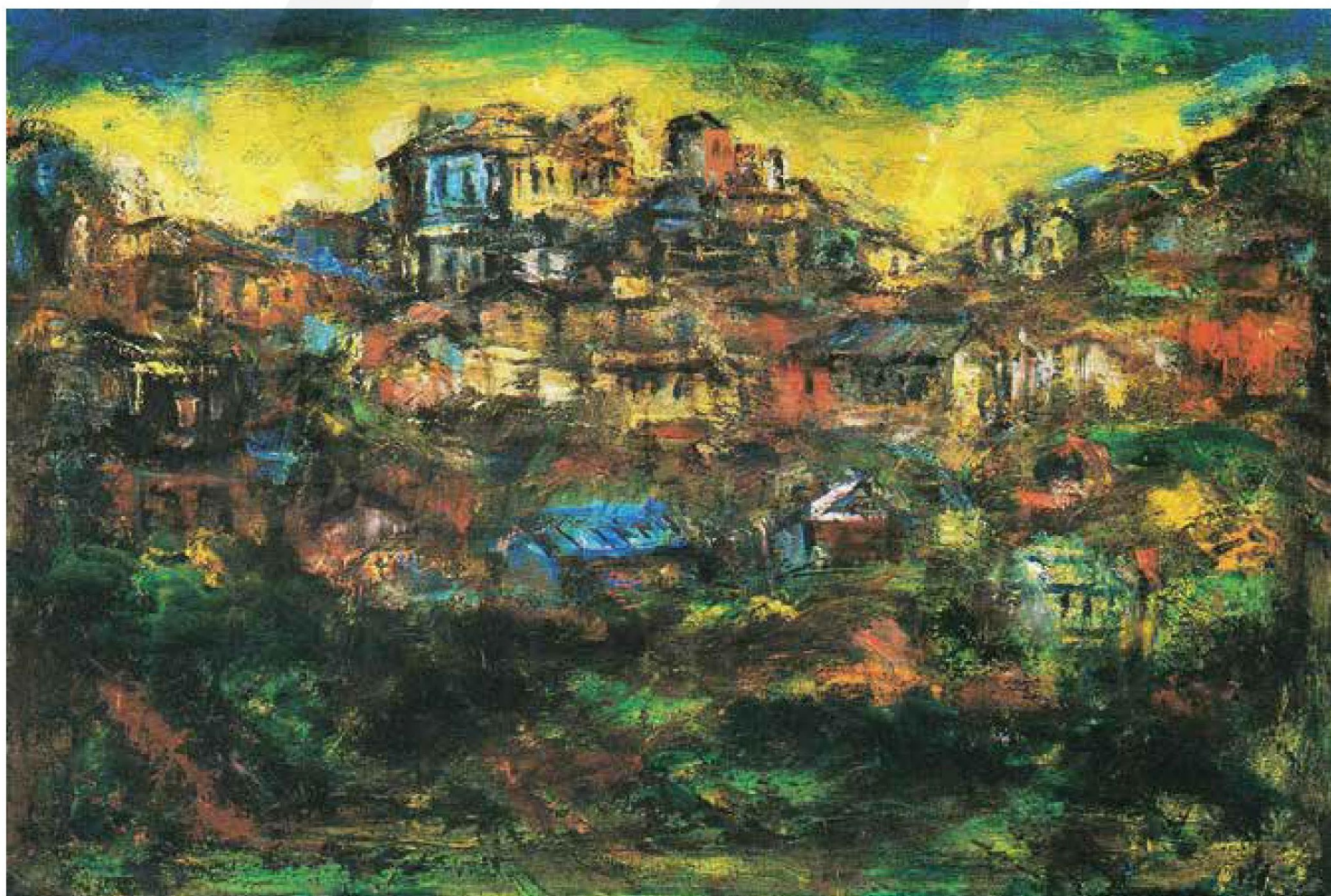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蔣瑞坑，〈大竿林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45.5×53cm，197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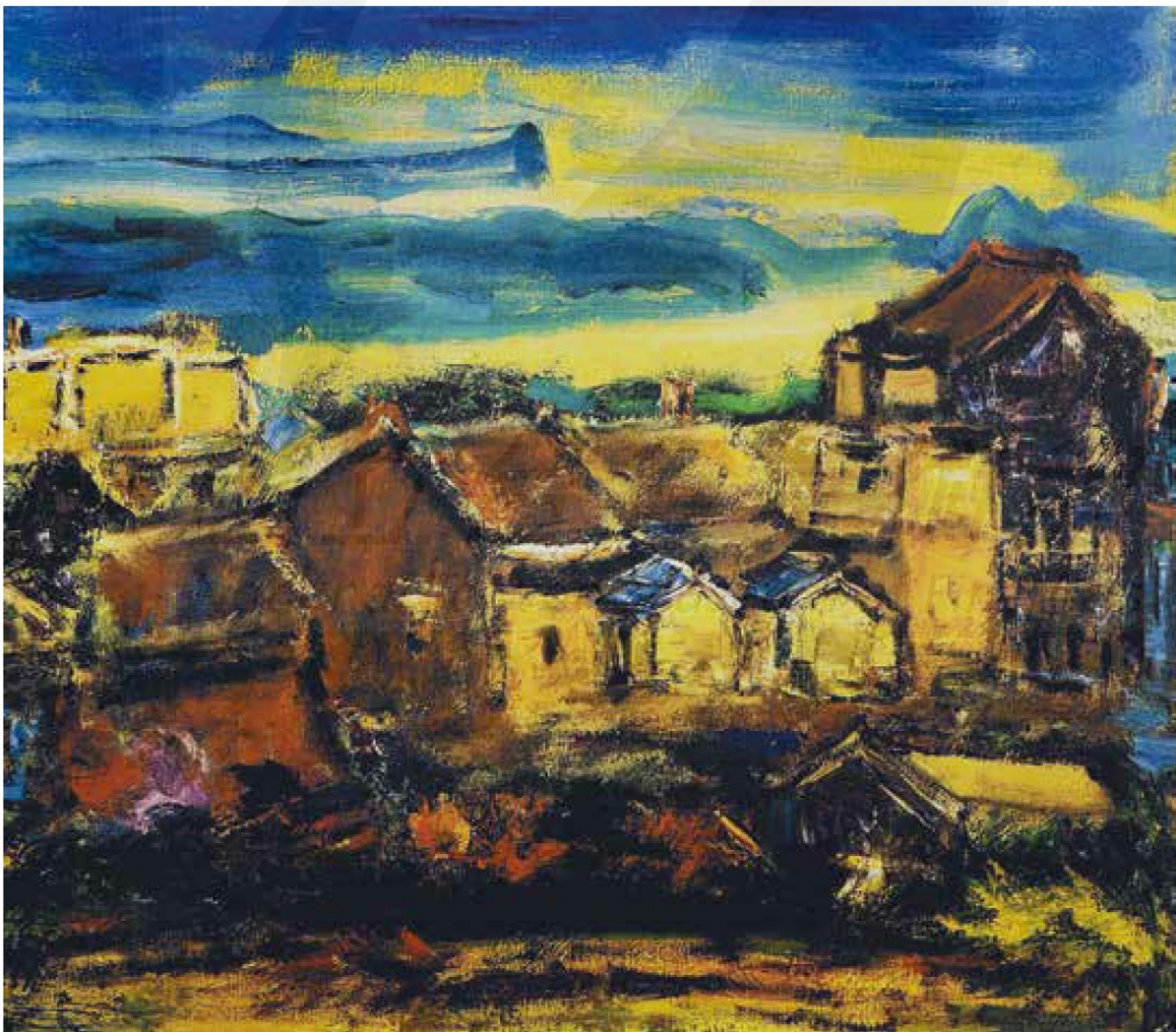


蔣瑞坑，〈九份之美〉，油彩、畫布，
60.6×90.9cm，
1959。





蔣瑞坑，〈九份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65.2×90.9cm，
1954。



蔣瑞坑，〈九份之美
(成排民宅)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60.6×72.7cm，
1954。



蔣瑞坑，〈九份〉，油彩、畫布，
65.2×90.9cm，1959。

1967年1月2日臺灣金屬礦業公司鐵路發售的普通列車車票。當年仍稱「庚仔寮站」，彼時「庚」字有「火」旁。



後來蔣瑞坑的作品展出於星期日畫展，每年皆以九份風景為主題，引起會員們的好奇，九份才在星期日畫家會裡打響知名度，會友們也相繼追逐而來，而且經常相約到九份寫生。直到1960年代，國立藝專（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）美術科學生也聞風而至，大家爭相走告的結果，1970年代老、中、青畫家的九份寫生已蔚為風氣，蔣瑞坑可以說是最早描繪九份風景的畫家。

1959年蔣瑞坑被派往庚仔寮管理風坑，位置正好在望向九份山城的地點，往下俯瞰就是深澳海灣岬島。庚仔寮位於八斗子與水南洞間的山腰上，早年臺灣金屬礦業公司鐵路深澳線經過這裡，站名稱為庚仔寮，後來歸併臺鐵才改名為海濱站，濱海公路通車後鐵路廢線，現在僅存重建的月臺作為



[左圖]
九份面海的深澳灣，遠方為基隆嶼。

[右圖]
深澳線鐵路「庚仔寮站」，後來改名「海濱」，近年重修月臺，豎起站名標牌，重現車站意象。

象徵。1967年臺灣金屬礦業公司鐵路發行的車票，還有停靠庚仔寮站。

風坑是懷山煤礦的坑道，在庚仔寮挖礦脈地道直伸進海底，需有風坑鑽出庚仔寮通風，蔣瑞坑每天來此管理風坑，二年庚仔寮上班的日子，讓他在漫長的獨處中，自由自在地細細咀嚼九份之美。

懷山煤礦於1967年新掘九份分坑，派蔣瑞坑前往主持採礦實務，人在九份卻必須堅守崗位，不能離開現場，雖然天天坐鎮九份，也僅有抽

蔣瑞坑，〈勇士（三人）〉，
水墨、紙，31.8×40.9cm，
1967。





蔣瑞坑，〈礦友們〉，水墨、紙，27.5×44cm，1967。



蔣瑞坑，〈閒聊〉，蠟筆、紙，17.5×25.5cm，1969。

空作風景速寫，或畫些近距離作業中的礦工人物。蔣瑞坑九份分坑時代的速寫，無論是水墨或蠟筆，筆觸更加靈活有力，素描功力更臻成熟。

派駐九份分坑時，蔣瑞坑一家終於搬離礦場草寮，在瑞芳街上購屋定居，雖然背負沉重的貸款壓力，但他仍然捨不得放下畫筆。住瑞芳遂開始探索戰前老街的風采，從近景表現斑駁的古樓。以前畫九份山城，動輒都是百戶民家的氣勢，現在轉為琢磨百年老屋的歲月痕跡，連新畫

【右頁上圖】
蔣瑞坑，〈舊瑞芳〉，油彩、畫布，80.2×116.5cm，197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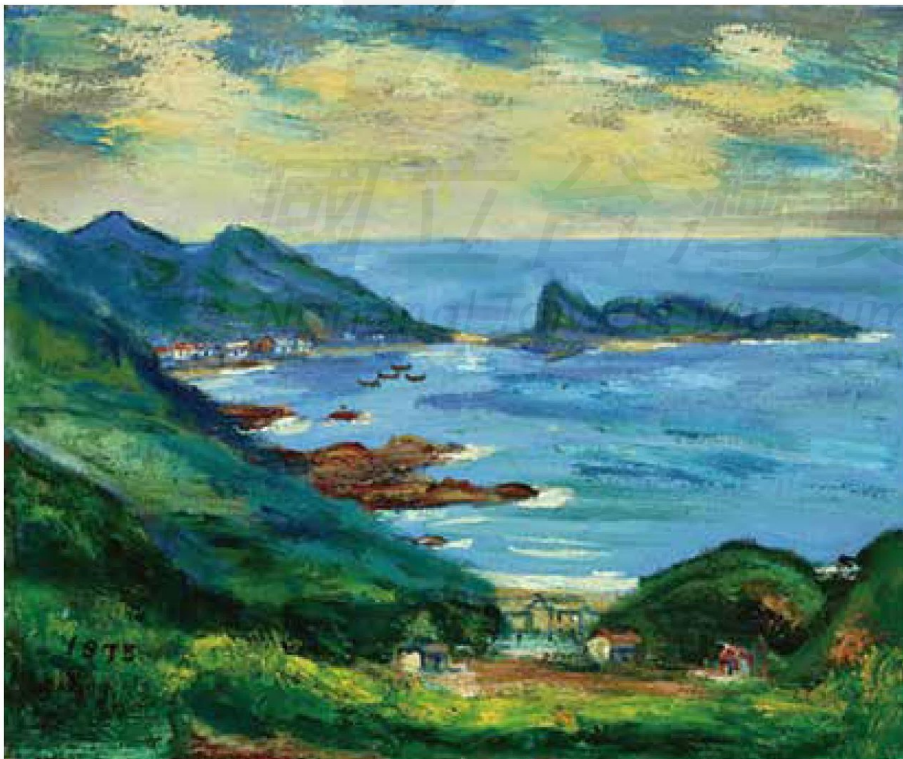
【右頁下圖】
蔣瑞坑，〈九份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5×100cm，1976。





蔣瑞坑，〈深澳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8×116.5cm，1976。

蔣瑞坑，〈福海〉，油彩、畫布，60.5×72.5cm，1975，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。



的九份也都縮小構圖，似乎有意刻劃山城歷史的年輪。

從古屋牆角再轉移焦點到屋頂，也有九份的特徵，居高臨下畫九份，必然也帶進深澳灣岬島，蔣瑞坑曾經為此景畫過一幅50號巨作〈深澳〉，這個海域，也是後來許多畫家迷上九份的招牌景點。

九份山上的頌德公園，是臺陽礦業公司為紀念創立元老顏國年而設的一座公園，

這兒彷彿是蔣瑞坑的私人樂園，退休後三天兩頭就上來取景，他認為從這裡有個角度畫九份是最佳視野。多年後九份逐漸成為人氣景點時，就有藝術家抱憾九份已經變質、淪陷。已經八十二歲的蔣瑞坑說過：「不管怎麼變，九份靈魂永存我心」，可見他對九份原風景用情之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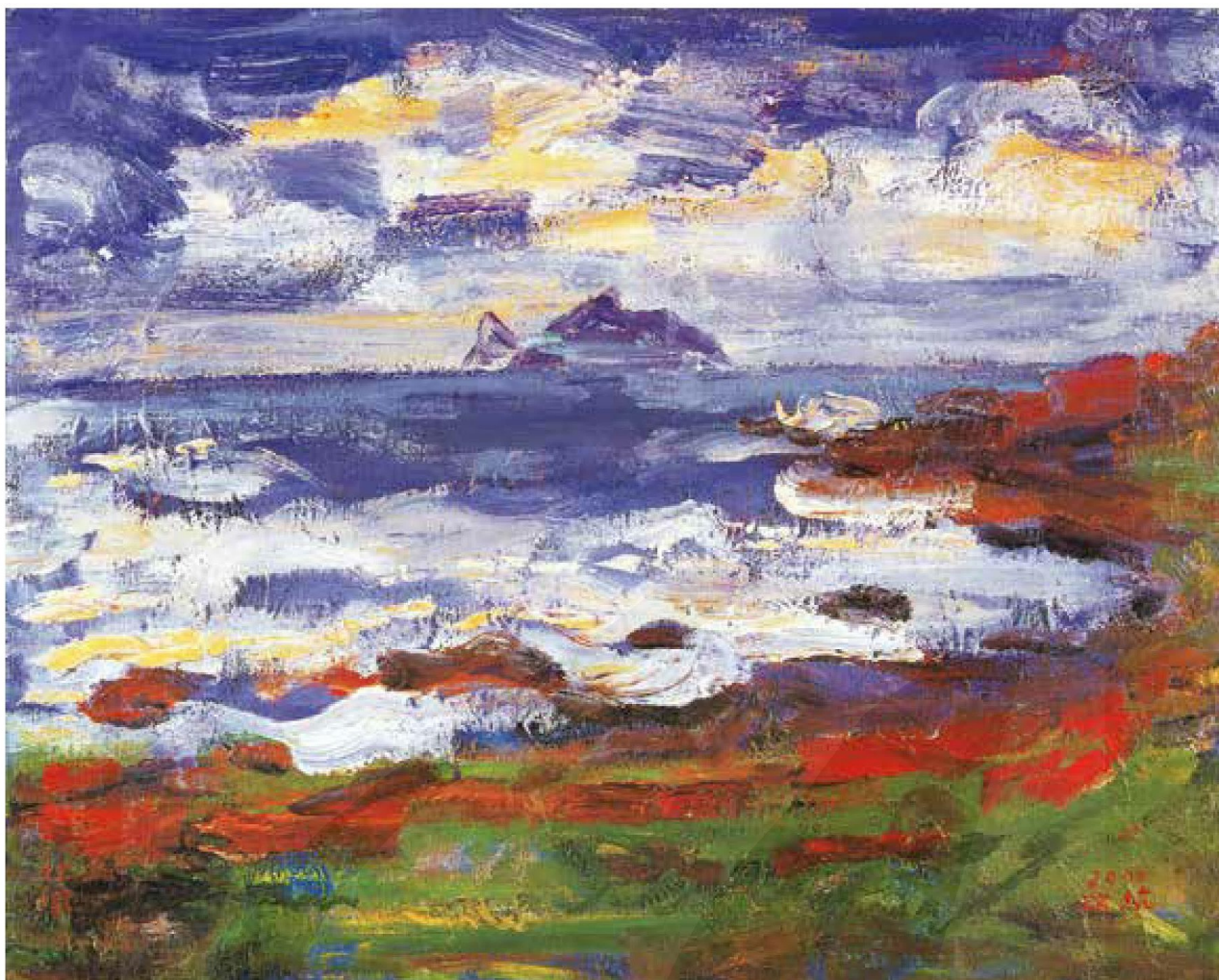
蔣瑞坑八十二歲留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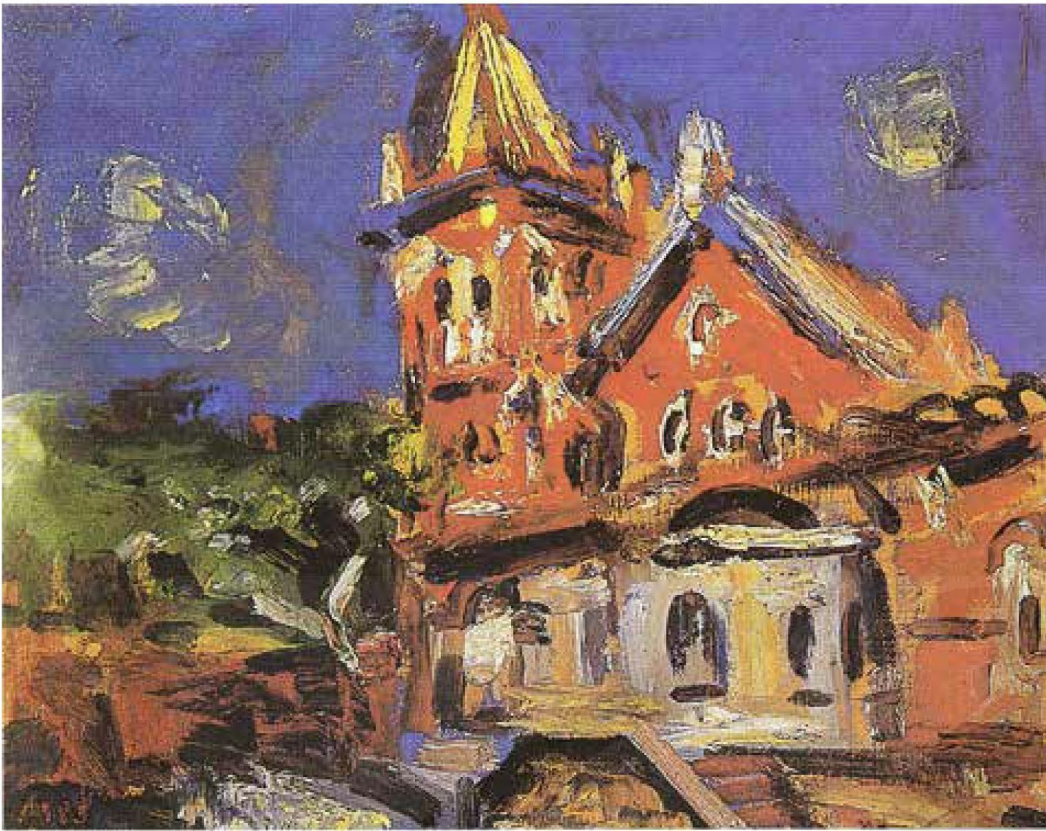
濱海公路延伸風景線

1979年，拓寬深澳線鐵道路基，闢出北部濱海公路之部分路段通車，從八斗子直抵水湳洞，途中的鼻頭角漁港一站，在公路開通之前，想抄近路，可以循海岸岩石一路跋涉到水湳洞。1965年前後，蔣瑞坑搬遷到瑞芳明燈路三段，新家位於瑞芳衛生所隔壁。除了最愛的九份之外，蔣瑞坑也積極尋覓新風景，正好洪瑞麟有位親戚是鼻頭角漁夫，所以曾經結伴徒步前往寫生。



蔣瑞坑，〈瑞芳衛生所〉，水彩、紙，39.5×53.5cm，1967。





蔣瑞坑，〈淡水教堂〉，油彩、畫布，45.5×53cm，1985。

同時期洪瑞麟已受聘到國立藝專兼任講師，而認識同校水墨畫講師任博悟（1914-1999）。當他知道任老師的正式工作是瑞三煤礦的秘書，居然是同行，更拉近了彼此距離。任博悟住基隆，在瑞芳上班，通曉閩南語，水墨畫作有一種蒼勁之趣，洪瑞麟非常激賞。有一次洪瑞麟邀任博悟、蔣瑞坑一起從水湳洞健行到鼻頭角，礦工與書生三人行，爬過崎嶇的岩石，到達鼻頭角漁村，回來則改搭鼻頭角的漁船折返基隆。往程跋涉，回程顛簸，卻也飽覽了東北角海岸非日常風景，這趟走出陰暗煤鄉，奔向陽光海岸的驚險小旅行，令蔣瑞坑內心激盪不已，洪瑞麟與蔣瑞坑沿途隨手速寫，唯任博悟後來出家隱遁，亦從畫壇上消失。

濱海公路通車後，又給蔣瑞坑新添了幾個寫生點，比如看龜山島日出、日落，卯澳漁村的土角厝，南雅海岸岩石及北關單面山巨石等，蔣瑞坑都乘坐大眾運輸來，又同交通工具回瑞芳。1981年，蔣瑞坑退休後全家遷居臺北市南港區，依舊常常獨自搭客運沿濱海公路寫生，那時客運車的起訖點設在中崙，對他而言就算是十分便利的動線了。

也許是交通方便，當然也是對海洋情有獨鍾，雲彩加上海浪波紋，蔣瑞坑率勁的筆韻、大膽的筆力，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。

礦工生涯整整四十年，1979年蔣瑞坑正式辦理退休，又受聘為同礦

〔左頁上圖〕

蔣瑞坑，〈龜山（北關）〉，油彩、畫布，72.5×90.8cm，2000。

〔左頁下圖〕

蔣瑞坑，〈卯澳〉，油彩、畫布，31.8×40.9cm，2002。



蔣瑞坑，〈汐止周厝（1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45.5×53cm，
1980。



蔣瑞坑，〈汐止周厝（2）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45.5×53cm，
1980。

場高級顧問，二年後才辭去所有兼差，始成為全職畫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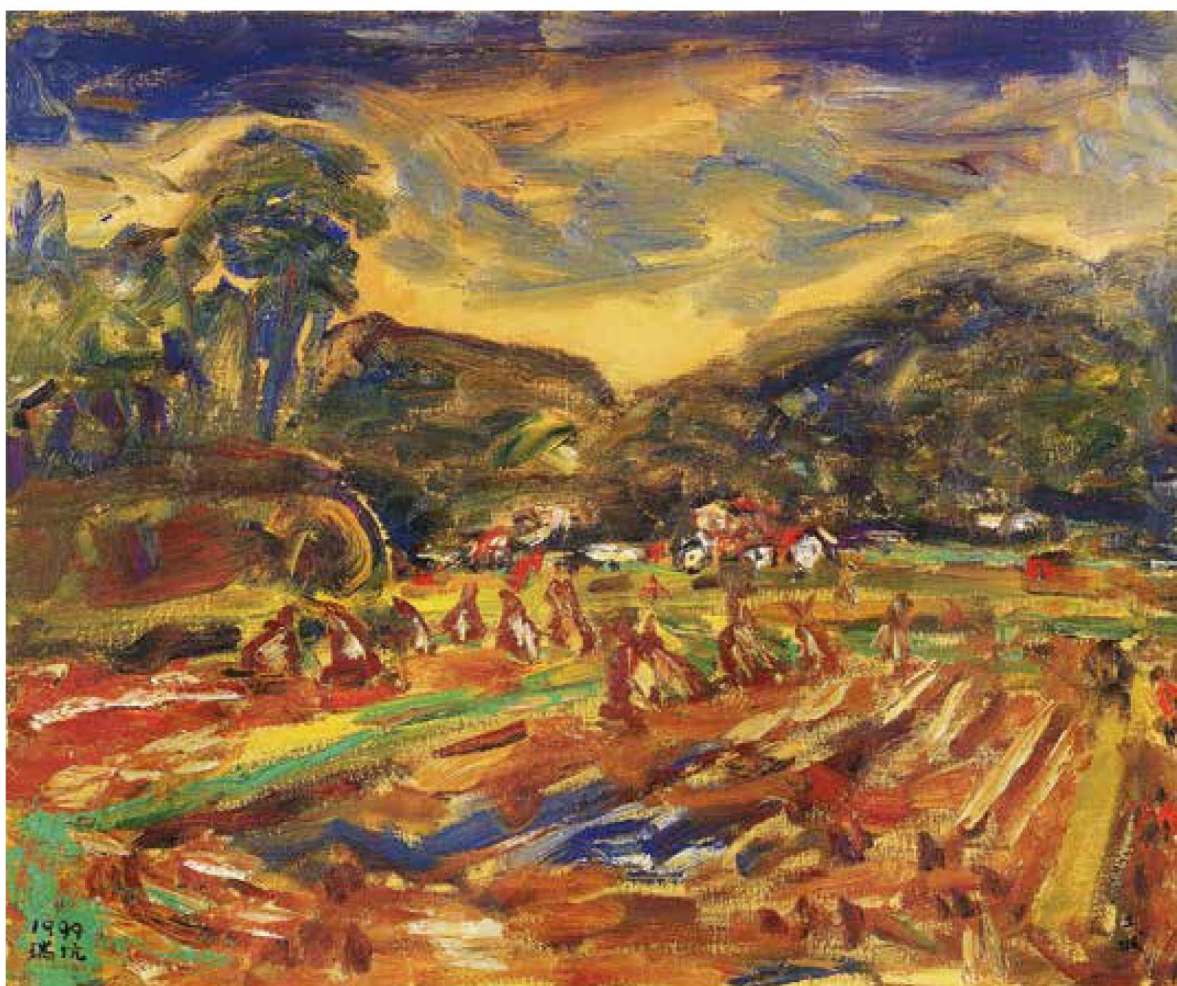
恰巧此時張萬傳偕子弟兵團組成「北北美術會」，蔣瑞坑也加入，畫會中心人物張萬傳是淡水迷，蔣瑞坑的寫生行腳也走到了淡水。1980年代的淡水老鎮高樓建築不多，只要爬上任何一座山崗，都可以看到尖塔紅磚教堂，若趨近畫淡水教堂，蔣瑞坑也有他自創油畫的詮釋。得自淡水教堂的啟發、汐止老街上的古樓、著名的周厝，也是退休後不久的蔣瑞坑，獨自到此寫生的新標的。

退休之後更勤於寫生，筆法、用色更加老練了，畫千遍也不厭倦的九份山城，雖是逸筆草草，卻已獨具創意。

蔣瑞坑，〈九份之美〉，油彩、畫布，45.2×53cm，198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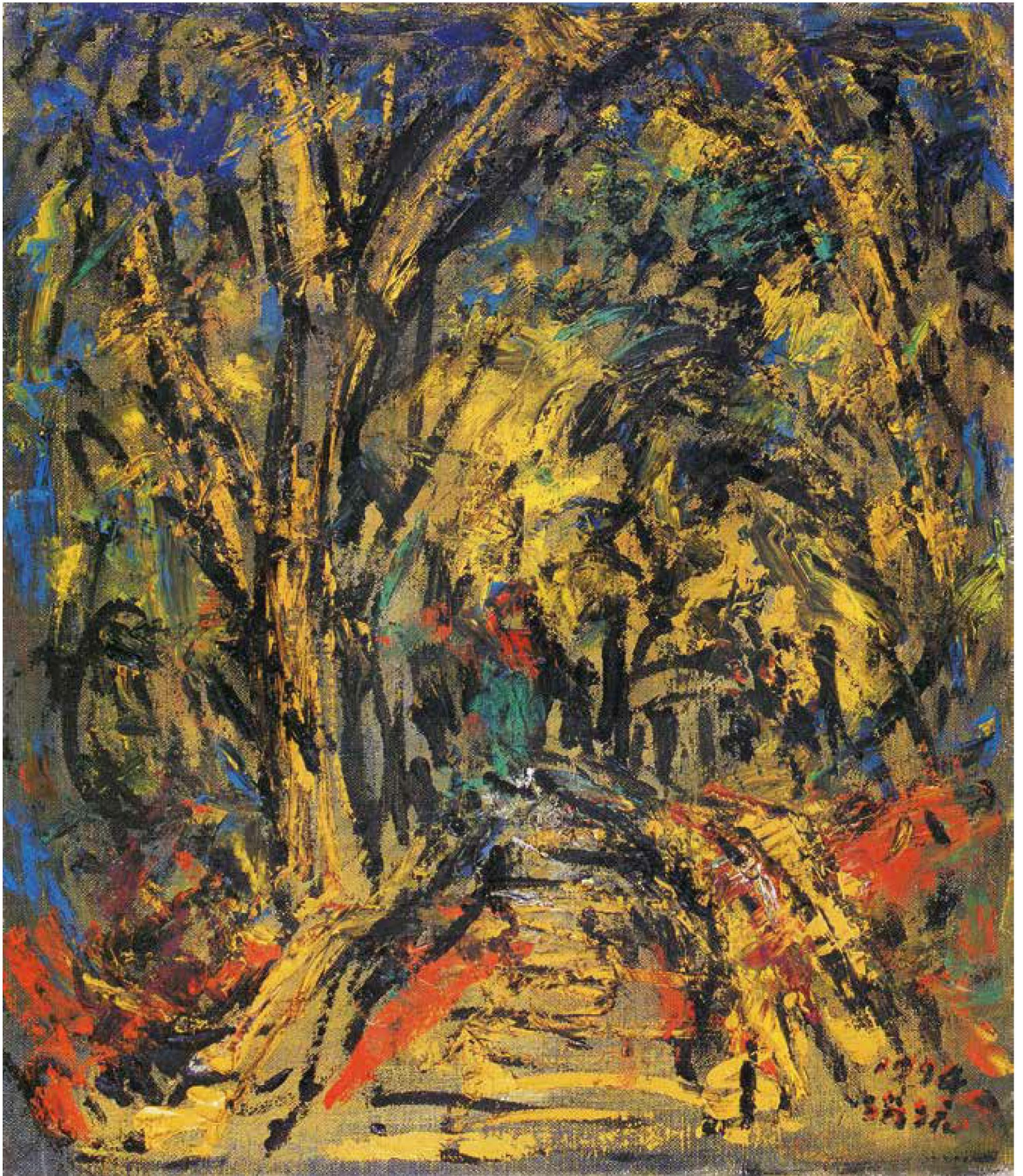


蔣瑞坑，〈清水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60.5×72.5cm，
1999。



蔣瑞坑，
〈豐原市場〉，
油彩、畫布，
50×72.5cm，
2000。





蔣瑞坑，〈觀音山路〉，油彩、畫布，52.5×45cm，1994。